

南

史

六

列傳第九

南史十九

李

延壽

謝晦

兄瞻弟瞻從叔澹

弟瞻

謝裕

子恂裕弟純

玄孫微述孫眺

謝方明

子惠連

謝靈運

孫超宗

曾孫戎卿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哀之玄孫也哀子弈據安萬鐵並著名前史據子朗字長度位東陽太守朗子重字景重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生絢瞻晦瞻遜絢位至宋文帝鎮軍長史早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帝問劉穆之昶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武帝當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

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累遷
大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達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
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
公晦死何有會胡藩登岸賊退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
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瞻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
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為恨帝深加愛賞從征閬洛内外要
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
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
無伏輪於是群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
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王人耳劉穆之遣使

陳事晦往往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召晦
爲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
問至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閣參
審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建爲右衛將軍加侍中
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
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羣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
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
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爲警
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永初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
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叔免晦侍中尋轉領軍

將軍加散騎常侍依舊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摠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為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文帝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又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翼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

裝舟艦傅亮與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宗往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明侍郎瞻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使承天豫立荅詔啓草北行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其事已審使執晦晦問計於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晦

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吾不愛
死負先帝之顧如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後二三
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曰程說其事已判豈容復
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發兵晦問諸
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非徒守城若有
外寇亦可立勲司馬庾登之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
命超爲司馬轉登之爲長史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
收矚子世平兄子紹等晦知訖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
凶問旣而自出射堂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臣等若
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公流

二千虛館三月奉迎銮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滎陽之
世屢彼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
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
見誅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帝時已戒嚴尚
書符荊州暴其罪狀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
津至于破冢旗旌相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移
檄建鄴言王弘曇首王華等罪又上表陳情初晦與徐傅
謀爲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鎮廣陵各有強兵足制朝廷羨
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召檀道濟委之以衆
晦始謂道濟不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晦得小船還江陵

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佗唯愧周超而已超其夜詣到彥之降晦乃攜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不能騎馬晦每待不得速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戍主光順之檻送建鄴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之沙橋之事敗由周超彥之乃執與晦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

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藉都市言訖叫絕行人
爲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齊何承天自晦
下並見原

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爲紫
石英贊果然詩爲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琨族弟靈運俱有
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
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
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遠自楚臺祕書郎解職隨從故
爲柳建威長史後爲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爲宋臺
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

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勲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絕瞻歛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第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

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
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晦聞疾
奔波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揔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
謗時果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
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
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
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爲國爲家卒時年三十五瞻文
章之美與從叔琨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瑒無才能爲祕
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
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瞻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

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亡談者亦
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弟瞻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瞻晨昏溫清勤容戚
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爲疾畏驚而
微賤過甚一家尊卑感瞻至性咸納履行屏氣語如此者
十餘年位黃門侍郎從坐伏誅

澹字景恒晦從叔也祖安晉太傅父瑤琅邪王友澹任達
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歷位尚書宋武
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劭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
乃使澹攝澹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

帝以爲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說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爲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荅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爲憂漸疎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光祿勳

謝裕字景仁朗弟允之子而晦從父也名與宋武帝諱同

故以字行允字令度位宣城內史景仁幼爲從祖安所知始爲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爲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郎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宋武帝爲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說因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

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
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與百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
孫也歷位武帝鎮軍司馬復爲車騎司馬義熙五年帝將
伐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熟固止帝以爲符
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
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
推亡固存廣振威略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
脩復園寢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
邪王天子母弟屬當諸副帝深以根本爲憂轉景仁大司
馬左司馬專摠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尚書左

僕射依制不得相監帝啓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
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
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
白衣領職十一年爲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
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
來受之武帝雅相知重申以昏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
也十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曰武帝親臨甚慟

子恂字泰溫位鄱陽太守恂子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
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彧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
宴桐臺孺子吹笙或自起舞旣而歎曰今日眞使人飄飄